

人走茶涼又何妨

「人走茶涼」，是著名作家汪曾祺「發明」的。在京劇《沙家浜》中，他為阿慶嫂的唱腔設計了這樣幾句唱詞：「時過滄桑，人走茶涼，望月思鄉已是昨日過往；物是人非，唯有淚千行。」後來，人走茶涼常被用來比喻世風勢利、世態炎涼。

觀察發現，一些退下來的領導者，對人走茶涼現象，尤為敏感。也難怪，在位時一個個有權有勢、有頭有臉，發號施令、呼風喚雨。一旦離開了領導崗位，移交了手中的權力，就連一些昔日鞍前馬後、低頭哈腰的人，自然而然的也會遠離他、冷落他。

正因此，經常從報端讀到議論「人走茶涼」的文章，且都有感而發、傾訴衷腸。但有的文章在闡述一番人走茶涼亦如自然規律，大可不必為此而傷感或哀怨之後，話鋒一轉，發出呼籲。如，《辯證看待「人走茶涼」》的結尾段落寫道：「提倡把工作上的『人走茶涼』作為常態，絕不能影響對老黨員老幹部政治上尊重、思想上關心、生活上照顧、精神上關懷，絕不能影響他們老有所養、老有所樂、老有所為。」如此這般，還是希望對老同志要有點「感情」、有點「溫度」。说到底，還是沒有徹底擺脫懼怕「茶涼」的心態。

人走茶涼，原本正常。無論春夏秋冬，不管紅茶綠茶，一經泡上，都得時不時添加熱水，才能使之保持一定的溫度。反之，再熱的茶，時間長了，也會漸漸降溫，由熱變涼的。茶如此，人亦然。只不過，當今社會，節奏加快，人剛「走」不久，茶可能就「涼」了。

筆者在位時，因有一官半職，人們對我不說恭恭敬敬，也是客客氣氣，胸中帶著尊重、神態上溢出熱情。我很清楚，似這般「客套」，不是對我這個人，而是衝着我職務。所以，我始終比較清醒、比較低調。既不會昏昏然狂妄自大，更不會飄飄然趾高氣揚。譬如，飯局上，不論誰人，只要站起來敬酒，我就會趕緊站起。在我看來，職位有高低，人格皆平等。

退休之後，慢慢的有人對我的「熱情」消滅了，有人終於說出了心裏話：退休了，大家都一樣。這話不無道理，卻也有失偏頗。常言道，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葉子。人與人，何嘗不是這樣。由於每個人的經歷閱歷、修養修練等的不同，決定了內在素質等的差異。即便退休了，這種差異也不會改變。但我並不在意，更不計較。「一樣」就「一樣」唄，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、凡人一個。

雜文家宋志堅有兩話說得很在理：「不為早晚的影子特別長而沾沾自喜，不為中午的影子特別短而耿耿於懷。」盡人皆知，影子的長短，是陽光照射時的高度和角度不同造成的，絲毫不會影響人的任何東西。

王安石在《君難託》中寫道：「人事反覆能知」，我想說，人眼勢利不足奇。一個人能吃幾碗飯、能幹多大事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我就是我。過去在位時，不因有點小權，就覺得自己很了得、很氣派；現在退休了，不因兩手空空，就感到很寂寞、很落魄。除了偶爾與幾位老朋友小聚小酌，大多時候把自己關在家中，讀我想讀愛讀的書，做我想做能做的文，時間照樣不夠用，精神依舊很充實。至於人家對我的態度是「涼」是「熱」，那是人家的自由。廉價現象，管它作甚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有顆平常心，人走茶涼又何妨。

張桂輝

「鳥事」種種

最近接二連三出現了與鳥有關的事，被網友們稱為「鳥事」。其一，河南大學生閻嘯天因為「掏鳥窩」被判刑十年半，因為他涉及的是十六隻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巢。其二，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通過曬工作日志，先後約談和問責二十五名幹部，調減多個部門編制。其中，有的幹部一個下午就看了一條部門微信；有的單位一個月工作就是救一隻鳥，被人戲稱為「鳥事」部門，成為重點治理的對象。

當然，鳥事還另有一解，辭典曰：「屍事」。《水滸傳》第九十回：「戴宗把眼睜着，肚裏尋思道：『這鳥是個公人，不知什麼鳥事。』」此文涉及的不是「屍事」，而是人與鳥有關的事。

最早的「鳥事」，見之於《聖經》的創世紀說。諾亞方舟在大水中漂流了二百六十天後，放飛出的一隻鴿子銜來橄欖枝，告訴人們，大水已退去，平安無事了。因而，後世人一直把鴿子視為人類朋友，以鴿子比喻和平、吉祥。大畫家畢加索就在二戰的炮火中專門畫了好幾隻鴿子，祈求和平，題名為《和平鴿》。

「鳥事」有大有小，但可小中見大。一天，唐太宗得到一隻雄健俊逸的鴿子，他讓鴿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，賞玩得高興時，魏徵進來了。太宗怕魏徵批評，避避不及，就趕緊把鴿子藏到懷裏。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，他稟報公事時故意拖延時間。太宗不敢拿出鴿子，結果鴿子被憋死在懷裏。在魏徵眼裏，架鷹鬥鳥，小事不小，此舉就是為了告誡皇帝不要玩鳥喪志。

魏徵的擔心並非多餘，歷史上確有因「鳥事」誤國的，就像愛鶴如命的衛懿公。衛懿公愛鶴成癮，為鶴建造豪華窩籠，製作精美細料，請名醫為鶴治病，招宮女為鶴梳理羽毛。他吃飯有鶴作伴，出門有鶴隨從，上朝有鶴歡迎，下殿有鶴歡送，每隻鶴都有雅號，如大元帥、二將軍等，鶴死後有棺有槨有葬禮。他還把戰車讓鶴坐，把戰馬讓鶴騎，把練兵場當訓鶴場，把軍需糧當鶴飼料。大敵入侵時，將士們拒絕出征說：「鶴享有俸祿和官職，派鶴去打仗吧！」結果，衛懿公兵敗身亡。

林和靖的梅妻鶴子，可謂最浪漫的「鳥事」。《夢溪筆談》記，北宋處士林和靖，隱居杭州孤山，不要無子，痴迷於植梅放鶴，稱「梅妻鶴子」，被傳為千古佳話。他常駕小舟遍遊西湖諸寺廟，與高僧詩友相往還。每逢客至，叫門童縱鶴放飛，林連見鶴必掉舟歸來。不過也有人質疑，寫過「吳山青，越山青。兩岸青山相送迎，誰知離別情？君淚盈，妾淚盈。羅帶同心結未成，江頭潮已平」這樣動人詩句的人，怎麼可能會沒有愛情生活呢？

元初學者元好問的「鳥事」也頗動人。他在參加科舉考試途中路過太原時，一位捕雁農夫告訴他，捕捉到兩隻大雁，殺掉一隻，另一隻逃脫而去，在死雁上空悲鳴哀叫，久久不願離去，後來竟然撞死在地面上殉情。元好問唏噓不已，向農夫買下兩隻死雁，掩埋立碑，稱之為「雁丘」。與他同行的友人墨客紛紛寫詞紀念，元好問也寫下了這首流傳千古的《雁丘詞》。「恨人間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」，即其中最著名的一句。

還有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「鳥事」。徐秀娟，黑龍江一個養鶴姑娘，為尋走失的天鵝水獺犧牲，被迫為烈士，譽為「中國第一位馴鶴姑娘」。以她的事跡譜寫的歌曲《一個真實的故事》曾被廣泛傳唱。

「鳥事」種種，或浪漫，或悲哀，或感人，或警世，不一而足。鳥是人類的親密朋友，人們應善待鳥類，與鳥共舞，和平相處，方有百鳥花香，百鳥飛翔，誕出各種美麗浪漫的「鳥事」，美化我們的生活。

自由談

捧書煎茶過寒冬

冬夜，雪落得滿世界都是。大雪封門，無處可去，不必煩惱，理應慶幸。這時候，取出陶爐，生炭取火，置鐵壺於爐上，沖茶洗茗，滿室飄香。

「人走茶涼」，是著名作家汪曾祺「發明」的。在京劇《沙家浜》中，他為阿慶嫂的唱腔設計了這樣幾句唱詞：「時過滄桑，人走茶涼，望月思鄉已是昨日過往；物是人非，唯有淚千行。」後來，人走茶涼常被用來比喻世風勢利、世態炎涼。

觀察發現，一些退下來的領導者，對人走茶涼現象，尤為敏感。也難怪，在位時一個個有權有勢、有頭有臉，發號施令、呼風喚雨。一旦離開了領導崗位，移交了手中的權力，就連一些昔日鞍前馬後、低頭哈腰的人，自然而然的也會遠離他、冷落他。

正因此，經常從報端讀到議論「人走茶涼」的文章，且都有感而發、傾訴衷腸。但有的文章在闡述一番人走茶涼亦如自然規律，大可不必為此而傷感或哀怨之後，話鋒一轉，發出呼籲。如，《辯證看待「人走茶涼」》的結尾段落寫道：「提倡把工作上的『人走茶涼』作為常態，絕不能影響對老黨員老幹部政治上尊重、思想上關心、生活上照顧、精神上關懷，絕不能影響他們老有所養、老有所樂、老有所為。」如此這般，還是希望對老同志要有點「感情」、有點「溫度」。说到底，還是沒有徹底擺脫懼怕「茶涼」的心態。

人走茶涼，原本正常。無論春夏秋冬，不管紅茶綠茶，一經泡上，都得時不時添加熱水，才能使之保持一定的溫度。反之，再熱的茶，時間長了，也會漸漸降溫，由熱變涼的。茶如此，人亦然。只不過，當今社會，節奏加快，人剛「走」不久，茶可能就「涼」了。

筆者在位時，因有一官半職，人們對我不說恭恭敬敬，也是客客氣氣，胸中帶著尊重、神態上溢出熱情。我很清楚，似這般「客套」，不是對我這個人，而是衝着我職務。所以，我始終比較清醒、比較低調。既不會昏昏然狂妄自大，更不會飄飄然趾高氣揚。譬如，飯局上，不論誰人，只要站起來敬酒，我就會趕緊站起。在我看來，職位有高低，人格皆平等。

退休之後，慢慢的有人對我的「熱情」消滅了，有人終於說出了心裏話：退休了，大家都一樣。這話不無道理，卻也有失偏頗。常言道，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葉子。人與人，何嘗不是這樣。由於每個人的經歷閱歷、修養修練等的不同，決定了內在素質等的差異。即便退休了，這種差異也不會改變。但我並不在意，更不計較。「一樣」就「一樣」唄，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、凡人一個。

雜文家宋志堅有兩話說得很在理：「不為早晚的影子特別長而沾沾自喜，不為中午的影子特別短而耿耿於懷。」盡人皆知，影子的長短，是陽光照射時的高度和角度不同造成的，絲毫不會影響人的任何東西。

王安石在《君難託》中寫道：「人事反覆能知」，我想說，人眼勢利不足奇。一個人能吃幾碗飯、能幹多大事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我就是我。過去在位時，不因有點小權，就覺得自己很了得、很氣派；現在退休了，不因兩手空空，就感到很寂寞、很落魄。除了偶爾與幾位老朋友小聚小酌，大多時候把自己關在家中，讀我想讀愛讀的書，做我想做能做的文，時間照樣不夠用，精神依舊很充實。至於人家對我的態度是「涼」是「熱」，那是人家的自由。廉價現象，管它作甚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有顆平常心，人走茶涼又何妨。

榮巷古鎮

榮巷古鎮位於無錫西部，在梁青路以北、梁溪路以南、張巷以西、楊巷以東，面積約十三點二公頃。這裏有曾被毛澤東稱為「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」、「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財團的唯一一家」——榮氏家族的故居。

明正德初年，榮氏家族從金陵遷居無錫西郊。清末至民國，榮德生（又名宗鎔，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五二年）、宗敬（又名宗錦，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三八年）弟兄在家族式微時奮起拚搏。少年時追隨在廣東做帳房的父親學手藝，接着去上海錢莊當學徒，然後興辦實業。二十年間他們當上了中國的「麵粉大王」、「棉紡大王」，成為民國工商界的巨擘。興家致富後，榮氏昆仲又在自家鄉修路、架橋、興辦教育，創辦了公益小學、公益工商中學、江南大學，培育英才。

無錫留下的榮氏印跡，除了名聞遐邇的梅園景區和連接東蠡湖和西蠡湖的老寶界橋（原名長橋，新寶界橋由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建造）等，得算榮巷古鎮內長約三百八十米的一條老街。這裏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密集，有一百多組近現代建築群和幾百個單體建築，但建國後大多劃在駐錫某部隊營房範圍內。近年來，無錫市政府大加修繕，恢復舊貌，更致力於建設四大區域：近代工商發展歷史展示區、榮氏家族史展示區、民居民俗旅遊區、高品味居住區。

深秋一日，初訪榮巷古鎮。梁溪路寬敞通達，樟樹夾道，榮巷新村高樓林立，早不是當年的鄉村風光。「榮巷古鎮歷史街區」的標誌下，石頭牌樓巍峨秀麗。花崗石匾額正中是「榮氏古里」四個金字，兩邊的楹聯：「由任城而鄂渚由鄂渚而梁溪三千年積流光家學淵源性篤實；自有明迄前清自前清迄中華五百載聲香味淡後人佑啓望來茲」，回顧榮氏宗族的歷史，又繼往開來，展望未來。

隔着一大片廣場正對牌樓的是「榮毅仁紀念館」。紀念館鋪展開，館名是江澤民題寫的。背後粉牆黛瓦，簷角飛翹，隱約可見的傳統江南民居就是榮氏故居。參觀者不用買門票，但要在傳達室實名登記。一進大門，大廳裏矗立着榮毅仁的全身石膏雕像。兩側牆上懸掛了他和毛澤東、鄧小平、江澤民、胡錦濤等中共四大領導人的大幅合影。東、西展廳陳列照片和實物，如手表、鋼筆、手跡等。轉過雕像，紅木影壁背後選用金字鐫刻了榮毅仁（一九一六年至二〇〇五年）的生平年表。

榮毅仁是榮德生的第四個兒子（榮德生共生育了七子九女），建國後歷任上海市副市長、紡織工業部副部長、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國家副主席等。紀念館的展品記錄了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的工作成果：例如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的合影，出席他國、接見外國領導人的照片和收到的禮品，也凸顯了他子承父業，作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的身份意義。他一九三七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後，在父親創立的茂新麵粉廠和銀行任職。榮氏家族成員遍布海外，但他和父親一九四九年選擇留在了大陸。改革開放後，他又接受鄧小平委託，於一九七九年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，為首任董事長。二〇〇五年去世後落葉歸根，回家鄉無錫落葬，有李源潮等國家領導人主持追悼會，致悼詞，極盡哀榮。

魯迅對杜甫《北征》的特殊理解

顧農

文史叢譚

魯迅一向不贊成女色禍國論，曾在《女人未必多說謊》一文（後收入《花邊文叢》）中指出，封建文人指責女禍的種種言論都沒有道理，只有杜甫等極少數人敢講真話：

譬如關於楊妃，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，玄宗遺棄她，倒說是許多壞事都由她，敢說「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」的有幾個。就是姒己、褒姒，也還不是一樣的事？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，真是太長遠了。

魯迅的意思是說，姒己、褒姒、楊貴妃都是些替罪羊，文人們大撒其謊，只有杜甫說了兩句真話，敢於批評唐玄宗。

他這裏引用的兩句詩出於杜甫名篇《北征》的末段：「憶昨狼狽初，事與古先別。奸臣竟道醜，同惡隨蕩析。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。周漢獲再興，宣光果明哲。桓桓陳將軍，仗鉞奮忠烈。微爾人盡非，於今國猶活。淒涼大同殿，寂寞白獸園。都人望翠華，佳氣向金闕。園陵固有神，掃灑數不缺。煌煌太宗業，樹立甚宏遠。」

這裏回顧馬嵬之變的往事，讚美忠臣陳玄禮將軍奮起除奸的功績，表達了人民愛國的意願，歌頌奠定國家基業的唐太宗，希望國家能衝出低谷走向中興，大意並不難理解。問題在於杜甫對玄宗的態度。舊時註釋一般認為這裏是「追頌上皇聖斷」（浦起龍《讀杜心解》），當夏殷遭到禍患時，都沒有能親自除去妖姬，而玄宗卻能斷然誅殺楊貴妃，這是前無古人的英明之舉；「馬嵬之役，其除奸圖治之理，已大不侔於往古，則周之宣王、漢之光武，中興之兆，已卜於此矣」（佚名《杜詩言志》）。自宋以下以至於今，一般都認為這兩句詩是歌頌玄宗的，說是在危亡關鍵之時玄宗能誅殺貴妃，所以沒有陷入夏殷的覆轍。

可是我們知道，寵幸貴妃，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的正是玄宗本人，如果杜甫還這樣熱烈地歌頌他，這樣「隱惡揚善」（張表臣《珊瑚鉤詩話》評《北征》語），「曲文其過」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評《北征》語），那麼他哪裏還是敢說真話的大詩人，簡直是一味頌聖的專家。

魯迅的看法與傳統見解針鋒相對，他對杜詩有全新的解讀。

早在二十年代魯迅就曾通盤而深刻地研究過

唐代的歷史和文學，並曾打算以楊貴妃為題寫一部歷史劇或歷史小說。後來許壽裳先生回憶：「他的寫法，曾經對我說過，係起於明星被刺的一刹那間，從此倒回去，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。他看穿了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就衰頹了，不然何以會有『七月七日長生殿』兩人密誓願世世為夫婦的情形呢？在愛情濃烈的時候，那裏會想到來世呢？」（《亡友魯迅印象記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，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）

郁達夫則更為詳細地介紹說：「他的意思是：以玄宗之明，那裏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（楊貴妃）的關係？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，玄宗只以來生為約，實在心裏有點厭了，彷彿是在說『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！』到了馬嵬坡下，軍士們雖說要殺她，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，那裏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？所以這時候，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。後來到了玄宗老日，重想起當日行樂的情形，心裏才後悔起來了，所以梧桐秋雨，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。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，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，便是小說的收場。」（《歷史小說論》，《創造月刊》第一卷第二期，一九二六年四月）這樣的構思堪稱奇妙，既有歷史依據，又不為有關文獻的傳統詮釋所束縛，而能深入一層，多有新意，充滿了現代意識。

為了寫《楊貴妃》，魯迅除了大量的案頭準備工作之外，還在一九二四年赴西安一行，進一步尋找藝術感覺；可是不去還好，「到那裏一看，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，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來的計劃完全打破了。至今一個字也未寫出」（魯迅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致山本初枝的信）。

歷史題材的劇本或小說《楊貴妃》胎死腹中，但魯迅當年的一番思考和構想仍然有意義，並且在別處留下了很有意味的痕跡，《女人未必多說謊》恰為一例。

人們對某一文本的理解往往受到他「前理解」的制約或主宰。既然在魯迅的腦海中有這樣一個總體印象：楊貴妃雖死於軍士之手，而軍士們背後卻有一個授意者——唐玄宗，玄宗在走投無路之際不惜拿貴妃充當替罪羊，拋出去以平息眾怒，保存自己。在政局紛紜中替死鬼歷來是很多



榮巷古鎮 (網絡圖片)



「榮氏古里」牌樓 (網絡圖片)

冬夜，雪落得滿世界都是。大雪封門，無處可去，不必煩惱，理應慶幸。這時候，取出陶爐，生炭取火，置鐵壺於爐上，沖茶洗茗，滿室飄香。

「人走茶涼」，是著名作家汪曾祺「發明」的。在京劇《沙家浜》中，他為阿慶嫂的唱腔設計了這樣幾句唱詞：「時過滄桑，人走茶涼，望月思鄉已是昨日過往；物是人非，唯有淚千行。」後來，人走茶涼常被用來比喻世風勢利、世態炎涼。

觀察發現，一些退下來的領導者，對人走茶涼現象，尤為敏感。也難怪，在位時一個個有權有勢、有頭有臉，發號施令、呼風喚雨。一旦離開了領導崗位，移交了手中的權力，就連一些昔日鞍前馬後、低頭哈腰的人，自然而然的也會遠離他、冷落他。

正因此，經常從報端讀到議論「人走茶涼」的文章，且都有感而發、傾訴衷腸。但有的文章在闡述一番人走茶涼亦如自然規律，大可不必為此而傷感或哀怨之後，話鋒一轉，發出呼籲。如，《辯證看待「人走茶涼」》的結尾段落寫道：「提倡把工作上的『人走茶涼』作為常態，絕不能影響對老黨員老幹部政治上尊重、思想上關心、生活上照顧、精神上關懷，絕不能影響他們老有所養、老有所樂、老有所為。」如此這般，還是希望對老同志要有點「感情」、有點「溫度」。说到底，還是沒有徹底擺脫懼怕「茶涼」的心態。

人走茶涼，原本正常。無論春夏秋冬，不管紅茶綠茶，一經泡上，都得時不時添加熱水，才能使之保持一定的溫度。反之，再熱的茶，時間長了，也會漸漸降溫，由熱變涼的。茶如此，人亦然。只不過，當今社會，節奏加快，人剛「走」不久，茶可能就「涼」了。

筆者在位時，因有一官半職，人們對我不說恭恭敬敬，也是客客氣氣，胸中帶著尊重、神態上溢出熱情。我很清楚，似這般「客套」，不是對我這個人，而是衝着我職務。所以，我始終比較清醒、比較低調。既不會昏昏然狂妄自大，更不會飄飄然趾高氣揚。譬如，飯局上，不論誰人，只要站起來敬酒，我就會趕緊站起。在我看來，職位有高低，人格皆平等。

退休之後，慢慢的有人對我的「熱情」消滅了，有人終於說出了心裏話：退休了，大家都一樣。這話不無道理，卻也有失偏頗。常言道，世上沒有兩片一樣的葉子。人與人，何嘗不是這樣。由於每個人的經歷閱歷、修養修練等的不同，決定了內在素質等的差異。即便退休了，這種差異也不會改變。但我並不在意，更不計較。「一樣」就「一樣」唄，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、凡人一個。

雜文家宋志堅有兩話說得很在理：「不為早晚的影子特別長而沾沾自喜，不為中午的影子特別短而耿耿於懷。」盡人皆知，影子的長短，是陽光照射時的高度和角度不同造成的，絲毫不會影響人的任何東西。

王安石在《君難託》中寫道：「人事反覆能知」，我想說，人眼勢利不足奇。一個人能吃幾碗飯、能幹多大事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我就是我。過去在位時，不因有點小權，就覺得自己很了得、很氣派；現在退休了，不因兩手空空，就感到很寂寞、很落魄。除了偶爾與幾位老朋友小聚小酌，大多時候把自己關在家中，讀我想讀愛讀的書，做我想做能做的文，時間照樣不夠用，精神依舊很充實。至於人家對我的態度是「涼」是「熱」，那是人家的自由。廉價現象，管它作甚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有顆平常心，人走茶涼又何妨。

人生在線

李丹崖

「好茶一甌，如晤故人。故人相見，無非付諸口唇交談，而品茗，亦是口唇之事。一盞茶，一本書，一間屋，就這樣漫長漫長地讀下去，品下去，窗外的風雪隨它去，世間的爭逐隨它去，煩惱與瑣細隨它去，我且手握一壺佳茗，懷揣一本好書越過過寒冬。」

自古飲茶之人的嘴巴都是有些通神的，譬如陸羽。據傳，有一次，刺史李季卿在揚子江畔遇見陸羽，就請他吃茶。李季卿早就聽說，用附近的南零水煮茶味道最好，就趕忙命手下人划着小船去取水，哪知道，小船搖曳，返程到岸時，一瓶水撒了一半，這這下屬真是自作聰明，趕忙從岸邊加水至瓶滿，拿給陸羽，煮茶吃時，陸羽連連搖頭說：「此為近岸江中之水，非南零水。」李季卿細問下屬後方知，陸羽茶聖之名不虛。

自古飲茶之人都是有些開雲野鶴的，譬如白居易。這樣一位詩人兼茶人的文人，一生宦海浮沉，不得展其抱負，於是泛舟山林去尋茶，終得茶詩數首，篇篇讀來皆令人叫絕，其中有云：「自拋官後春多夢，不讀書不老更閒。琴裏知聞唯淅水，茶中故舊是蒙山。窮通正止常相伴，難道吾今無往還？」何其狂放不羈，何其開雲野鶴，何其浮雲不繫，有茶相伴，醉不知返了！

茶本是山中的嘉木，也是水裏的綠舟，與茶相伴，懷揣無邊的草木，心繫無邊的綠色，心性與修為自然與凡夫俗子大相逕庭了，你說是不？

也可以讀讀《金瓶梅》，據「好事之徒」統計，《金瓶梅》內的茶文化異常了得！書中所記載的市儈之徒、官宦子弟、各色人等，皆喜歡飲茶，這恐怕多少有蘭陵笑笑生的個人喜好因素，也不排除明朝中後期的飲茶之風，要不一部《金瓶梅》，怎會有六百二十九處言及茶事？說個笑話，有人笑指，《金瓶梅》中，除了房事，都是茶事。

故相見，無非付諸口唇交談，而品茗，亦是口唇之事。一盞茶，一本書，一間屋，就這樣漫長漫長地讀下去，品下去，窗外的風雪隨它去，世間的爭逐隨它去，煩惱與瑣細隨它去，我且手握一壺佳茗，懷揣一本好書越過過寒冬。」

自古飲茶之人的嘴巴都是有些通神的，譬如陸羽。據傳，有一次，刺史李季卿在揚子江畔遇見陸羽，就請他吃茶。李季卿早就聽說，用附近的南零水煮茶味道最好，就趕忙命手下人划着小船去取水，哪知道，小船搖曳，返程到岸時，一瓶水撒了一半，這這下屬真是自作聰明，趕忙從岸邊加水至瓶滿，拿給陸羽，煮茶吃時，陸羽連連搖頭說：「此為近岸江中之水，非南零水。」李季卿細問下屬後方知，陸羽茶聖之名不虛。

自古飲茶之人都是有些開雲野鶴的，譬如白居易。這樣一位詩人兼茶人的文人，一生宦海浮沉，不得展其抱負，於是泛舟山林去尋茶，終得茶詩數首，篇篇讀來皆令人叫絕，其中有云：「自拋官後春多夢，不讀書不老更閒。琴裏知聞唯淅水，茶中故舊是蒙山。窮通正止常相伴，難道吾今無往還？」何其狂放不羈，何其開雲野鶴，何其浮雲不繫，有茶相伴，醉不知返了！

茶本是山中的嘉木，也是水裏的綠舟，與茶相伴，懷揣無邊的草木，心繫無邊的綠色，心性與修為自然與凡夫俗子大相逕庭了，你說是不？

富褒貶之春秋筆法

拿一個女人作為犧牲品來挽回影響，挽回面子，這正是典型的女色禍國論的行徑。杜甫是玄宗、貴妃的同時代人，又是特別關心朝廷關心社稷的；魯迅認為他自當深悉馬嵬之變的內幕，對玄宗遂不能無微辭。何況《北征》的末段只歌頌陳將軍而不能提及玄宗，應當是春秋筆法，實寓褒貶於其中，所以「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」，意謂夏、殷雖到了衰世，也不會聽說（這是有國君親自下令誅殺妃子的事。其時的君王雖然極其發昏，尚未卑劣到拿女人開刀以自救的地步。

杜甫又說：「胡命其能久，皇綱未宜絕。」他相信，大唐帝國還遠遠未到衰世，是完全可以走出困境再度興旺的，玄宗那樣做，簡直史無前例（所謂「事與古先別」），實在大乏了。這是很犀利很大膽的議論，難怪魯迅認為敢這樣說的有幾個。

唐玄宗曾經是一位明君，建設過王朝極盛的一段輝煌，杜甫也曾經歌頌過他；但後來他已墮落為昏君，此時又已經下台——太子自行上台，後稱肅宗，玄宗退位為太上皇——頭上失去了神聖的光環，略略諷刺他兩句，詩人也就沒了太多的顧忌了，儘管敢於這樣說的臣民仍然很少很少。

榮巷古鎮

榮巷古鎮位於無錫西部，在梁青路以北、梁溪路以南、張巷以西、楊巷以東，面積約十三點二公頃。這裏有曾被毛澤東稱為「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」、「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財團的唯一一家」——榮氏家族的故居。

明正德初年，榮氏家族從金陵遷居無錫西郊。清末至民國，榮德生（又名宗鎔，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五二年）、宗敬（又名宗錦，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三八年）弟兄在家族式微時奮起拚搏。少年時追隨在廣東做帳房的父親學手藝，接着去上海錢莊當學徒，然後興辦實業。二十年間他們當上了中國的「麵粉大王」、「棉紡大王」，成為民國工商界的巨擘。興家致富後，榮氏昆仲又在自家鄉修路、架橋、興辦教育，創辦了公益小學、公益工商中學、江南大學，培育英才。

無錫留下的榮氏印跡，除了名聞遐邇的梅園景區和連接東蠡湖和西蠡湖的老寶界橋（原名長橋，新寶界橋由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建造）等，得算榮巷古鎮內長約三百八十米的一條老街。這裏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密集，有一百多組近現代建築群和幾百個單體建築，但建國後大多劃在駐錫某部隊營房範圍內。近年來，無錫市政府大加修繕，恢復舊貌，更致力於建設四大區域：近代工商發展歷史展示區、榮氏家族史展示區、民居民俗旅遊區、高品味居住區。

深秋一日，初訪榮巷古鎮。梁溪路寬敞通達，樟樹夾道，榮巷新村高樓林立，早不是當年的鄉村風光。「榮巷古鎮歷史街區」的標誌下，石頭牌樓巍峨秀麗。花崗石匾額正中是「榮氏古里」四個金字，兩邊的楹聯：「由任城而鄂渚由鄂渚而梁溪三千年積流光家學淵源性篤實；自有明迄前清自前清迄中華五百載聲香味淡後人佑啓望來茲」，回顧榮氏宗族的歷史，又繼往開來，展望未來。

隔着一大片廣場正對牌樓的是「榮毅仁紀念館」。紀念館鋪展開，館名是江澤民題寫的。背後粉牆黛瓦，簷角飛翹，隱約可見的傳統江南民居就是榮氏故居。參觀者不用買門票，但要在傳達室實名登記。一進大門，大廳裏矗立着榮毅仁的全身石膏雕像。兩側牆上懸掛了他和毛澤東、鄧小平、江澤民、胡錦濤等中共四大領導人的大幅合影。東、西展廳陳列照片和實物，如手表、鋼筆、手跡等。轉過雕像，紅木影壁背後選用金字鐫刻了榮毅仁（一九一六年至二〇〇五年）的生平年表。

榮毅仁是榮德生的第四個兒子（榮德生共生育了七子九女），建國後歷任上海市副市長、紡織工業部副部長、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國家副主席等。紀念館的展品記錄了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的工作成果：例如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的合影，出席他國、接見外國領導人的照片和收到的禮品，也凸顯了他子承父業，作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的身份意義。他一九三七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後，在父親創立的茂新麵粉廠和銀行任職。榮氏家族成員遍布海外，但他和父親一九四九年選擇留在了大陸。改革開放後，他又接受鄧小平委託，於一九七九年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，為首任董事長。二〇〇五年去世後落葉歸根，回家鄉無錫落葬，有李源潮等國家領導人主持追悼會，致悼詞，極盡哀榮。

繽紛華夏

榮巷古鎮位於無錫西部，在梁青路以北、梁溪路以南、張巷以西、楊巷以東，面積約十三點二公頃。這裏有曾被毛澤東稱為「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」、「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財團的唯一一家」——榮氏家族的故居。

明正德初年，榮氏家族從金陵遷居無錫西郊。清末至民國，榮德生（又名宗鎔，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五二年）、宗敬（又名宗錦，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三八年）弟兄在家族式微時奮起拚搏。少年時追隨在廣東做帳房的父親學手藝，接着去上海錢莊當學徒，然後興辦實業。二十年間他們當上了中國的「麵粉大王」、「棉紡大王」，成為民國工商界的巨擘。興家致富後，榮氏昆仲又在自家鄉修路、架橋、興辦教育，創辦了公益小學、公益工商中學、江南大學，培育英才。

無錫留下的榮氏印跡，除了名聞遐邇的梅園景區和連接東蠡湖和西蠡湖的老寶界橋（原名長橋，新寶界橋由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建造）等，得算榮巷古鎮內長約三百八十米的一條老街。這裏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密集，有一百多組近現代建築群和幾百個單體建築，但建國後大多劃在駐錫某部隊營房範圍內。近年來，無錫市政府大加修繕，恢復舊貌，更致力於建設四大區域：近代工商發展歷史展示區、榮氏家族史展示區、民居民俗旅遊區、高品味居住區。

深秋一日，初訪榮巷古鎮。梁溪路寬敞通達，樟樹夾道，榮巷新村高樓林立，早不是當年的鄉村風光。「榮巷古鎮歷史街區」的標誌下，石頭牌樓巍峨秀麗。花崗石匾額正中是「榮氏古里」四個金字，兩邊的楹聯：「由任城而鄂渚由鄂渚而梁溪三千年積流光家學淵源性篤實；自有明迄前清自前清迄中華五百載聲香味淡後人佑啓望來茲」，回顧榮氏宗族的歷史，又繼往開來，展望未來。

隔着一大片廣場正對牌樓的是「榮毅仁紀念館」。紀念館鋪展開，館名是江澤民題寫的。背後粉牆黛瓦，簷角飛翹，隱約可見的傳統江南民居就是榮氏故居。參觀者不用買門票，但要在傳達室實名登記。一進大門，大廳裏矗立着榮毅仁的全身石膏雕像。兩側牆上懸掛了他和毛澤東、鄧小平、江澤民、胡錦濤等中共四大領導人的大幅合影。東、西展廳陳列照片和實物，如手表、鋼筆、手跡等。轉過雕像，紅木影壁背後選用金字鐫刻了榮毅仁（一九一六年至二〇〇五年）的生平年表。

榮毅仁是榮德生的第四個兒子（榮德生共生育了七子九女），建國後歷任上海市副市長、紡織工業部副部長、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國家副主席等。紀念館的展品記錄了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的工作成果：例如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的合影，出席他國、接見外國領導人的照片和收到的禮品，也凸顯了他子承父業，作為中國工商業界代表的身份意義。他一九三七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後，在父親創立的茂新麵粉廠和銀行任職。榮氏家族成員遍布海外，但他和父親一九四九年選擇留在了大陸。改革開放後，他又接受鄧小平委託，於一九七九年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，為首任董事長。二〇〇五年去世後落葉歸根，回家鄉無錫落葬，有李源潮等國家領導人主持追悼會，致悼詞，極盡哀榮。